

彩虹新声

纪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对台湾广播60周年回望文集

王求◎主编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彩虹新闻

纪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对台湾广播60周年回望文集

王求◎主编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晴虹耕海：纪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60周年回望文集 / 王求主编. — 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043-7226-0

I. ①晴… II. ①王… III. 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工作—文集 IV. ①G229.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5380号

晴虹耕海：纪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60周年回望文集

主 编 王 求

责任编辑	高子如
封面设计	亚里斯
排 版	阮全勇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v.com.cn
电子信箱	crtv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7226-0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编 委 会

主 编：王 求

副主编：赵铁骑 杜嗣琨

编 委：陈东健 杨贵明 黄少辉 乐艳艳

序

1954年8月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开播，一周后我呱呱坠地。28年后，我走进中央台大门，成为中央台对台湾广播的一员。这纯粹是一种巧合，而对个体的我来说，却也带着一种宿命的必然。转眼60年过去，在我退休之前，迎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60周年。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编辑出版对台湾广播60周年纪念书册四卷，此时的我内心充满感慨，欣然提笔作序。

一个人的寿命，最长不过百年之余，而对于一项事业，其寿命则与历史进程紧密相关。六十年前，当硝烟依旧弥漫于台湾海峡之时，作为推动祖国统一大业重要战略部署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正式播音了。按照当时对国际国内形势的预估，对台湾广播应当是阶段性的战役化发挥。世事变迁往往令人难以预料，当年的开创者们或许预判不到，因为两岸统一事业的延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延续播出了六十年。如果当初没有两岸的政治分离，对台湾广播就不可能存在，而如果短期内统一无法达成，则它还会继续生存发展，不断发挥它独特的历史作用。

抚今追昔，唏嘘感叹，遥望未来，任重道远。在古诗词中，银浦为天河，时空转换，描绘出浓墨淡彩；海峡上空暴风骤雨后出现的晴虹，如桥影般映照着潮水的起起落落。按我们中国人的计年算法，六十年是一甲子，人生六十是“耳顺”之年，是一种高境界，而对台湾广播的“耳顺”之年的高境界是让受众入脑入心。这六十年间，我们的对台湾广播一直是能够将信息讯号直接播放至台湾岛内的媒体之一。从两岸对峙年代到开放往来交流时期，对台湾广播始终坚持沟通两岸，为台湾民众服务，增进了两岸了解，为推动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2011年中共中央台办授予中央台对台湾节目中心“对台工作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

就是对所有从业人员的最高褒奖。

60年来，对台湾广播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在几代对台广播人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特别是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后，对台广播走上了振兴改革的道路，开创了对台湾广播史、乃至是祖国大陆人民广播史上的许多记录，如1981年元旦开播的由徐曼主持的《空中之友》节目，就是祖国大陆第一个主持人形式的广播节目；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央台对台湾广播在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台湾听众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按照现代传播理念，全面深入地对两套对台广播节目进行了改革；同时，为扩大对台广播的覆盖层面，“中华之声”“神州之声”两套节目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大力发展“你好台湾”网络广播，形成了网台融合联动、立体传播的对台传播新格局。

正所谓道路走过必留痕迹，中央台对台湾广播几代成员在默默工作中同样有大量的印迹和探索心得。目前展示在读者面前的这四卷纪念书册：回忆文集《晴虹耕海》、论文集《叩问潮汛》、图片集《银浦流云》、书画集《两岸心桥》就是中央台对台湾广播六十年漫漫路途的部分真实写照。在翻阅这四部书稿时，我又看到那些对台湾广播的老前辈、同年人和年轻人的身影，记起了共同经历过的许多两岸关系变迁重要时刻，还有在岛内行走的记忆，欢喜结识的亲如兄弟姐妹的台湾朋友们；也特别珍惜与部门内各位同仁休戚与共的那些岁月，还有我们一道殚精竭虑、切磋琢磨的那些日日夜夜。从事对台湾广播编播人员的默默耕耘，无论是老同志还是年轻人，他们虽然不是明星大腕，但这些凡人影像、这些寻常故事；甚至是孜孜不倦的与现代传媒理念相结合的专业广播理论探讨；以及一件件心系两岸的艺术家们情深意长的翰墨佳作，在静心细细品味时，能令读者激起不一样的心灵感动和强烈的情感共鸣，能让人对于对台湾广播事业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亲近感，能让人对于宝岛台湾有着更加浓烈的牵挂。六十年的历程是这样的不平凡，对台广播精英的辛勤付出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无私奉献的精神积累应该代代流传。

对台湾广播先后举办了几届两岸书画家笔会，我特别喜欢很多年前一

位台湾书画家给我们题写的横幅：“两岸心桥”。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的几代人就像搭桥筑路人，用六十年的时光搭建起了一座沟通两岸心灵的巨桥。作为曾经的搭筑者，即使有再多的风云变幻，有再长的岁月蹉跎，我对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实现始终充满信心。因为即使在雾锁海峡的艰难岁月里，两岸民众之间都有心桥连接，而在两岸和平发展频繁交流的今天，坚持作为，克服障碍，那么，距离实现包括我们台湾同胞在内的民族复兴中国梦目标一定不会太遥远。

祝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60岁生日快乐。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 王求

目 录

“台湾经验”的淡出	王 求	001
难以割舍的情怀	吴志高	003
台播部给我两宗宝	韩同熙	009
回 顾	李玲虹	013
架设好海峡心桥	洪永固	020
毛主席周总理亲与对台湾广播	吕汉海	023
一份催生对台广播大功率发射台的调查报告	毕福臣	026
反“台独”、反分裂的斗争贯穿于祖国统一的全过程	黄克仁	030
追寻留在紫禁城的脚印	王慧琴	034
天使·信使	徐曼（徐乃文）	040
桥 梁	王修炎	044
一个难以忘怀的年代 ——改革开放中《海峡情》征文活动纪实	洪永固	046
“百花”香飘万千家	张 清	050
让《红楼梦》张开声音的翅膀 ——《红楼梦》从小说连播到 CD 的历程	谢文芬	054
两岸同胞情 尽融音乐中 ——对台音乐广播的点滴回忆	吕佳木	057

采访台湾星云大师首次大陆弘法探亲行.....	郭学琳	061
苏老，佳里的思念.....	林万成	064
中华之声神州之声 唱响和平发展主旋律 ——新时期中央台对台湾广播改革回溯.....	黄少辉	067
找寻永远的日月.....	乐艳艳	072
往事如昨.....	冬艳（牛彦彦）	074
槐花飘落的记忆 ——怀念台播文艺组长谢文芬.....	晨笛（陈慧良）	082
亲爱的徐曼小姐.....	刘聪玲	088
从赴台驻点采访看两岸新闻交流.....	谢际争	093
王永庆的第一次题字.....	盛志耘	103
“我是一位蛮有历史感的人” ——访问马英九侧记.....	陈伟建	105
南来北往的思念.....	盛志耘	108
今天·昨天.....	洪舒佳	110
我爱祖国海疆.....	何端端	114
踏浪远望 共铸辉煌.....	马 艺	122
在台湾海峡西岸.....	张 浩	125
风雪情更浓 ——“两岸情缘”征文颁奖活动侧记.....	范 焱	128
两岸情缘与我的“追梦”人生.....	陈雅萍	130
闪亮的日子 ——关于《青春在线》的点滴回忆.....	齐 莺（谢琪瑛）	138

怀念李易	张 浩 145
淡淡书香 浓浓真情 ——“书香两岸读书会”活动侧记	刘聪玲 148
梦想航船正在起航 ——厦门节目制作室成长纪实	刘立忠 152
五年行，必有我师	谢良建 162
相逢是首歌	郭婕妤 164
带着翅膀的梦想	赖婧玲 166
回 忆	吕贝娜 169
《祖地乡音》台湾新竹听众见面记	刘扬涛 173
寻找最初的纯粹	张希达 176
一个生长在大陆的 80 后台胞为台湾听众服务的故事	梁晓蕾 178
小时代与“深水区”	方 黎 181
我的闽南语播音“速成”之路	吴琬瑜 187
小麻雀要变金凤凰 ——梅州节目制作室六年回望	曾爱友 189
五年成长生如夏花	黄慧清 195
你好台湾网成长纪实	王 丰 199
青春印记二三事	程莎莎 204
你好台湾 青春 online 行两岸 ——线上线下飞架海峡青年的美丽心桥	郑力仁 207
青年昭示未来 你我携手两岸越走越近	李颀如 211
我的网友郑诗吟	赵凤艳 214

“台湾经验”的淡出

王 求

从事对台湾广播工作几十年，能够回忆的经历故事不胜枚数，值得记录的人物事件也印迹斑斑。而在纪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60周年之际，我只想将两次赴台湾“参访”的感受记录下来做个比较，作为个人的献礼。

1992年9月3日，经过长时间的曲折辗转，大陆记者团一行18人终于到达台北。此前一年的7月，新华社范丽青和中新社郭伟峰，因“闽狮渔”事件经两岸协商曾以“个案处理”方式赴台采访。从正式意义上说，我们的这个采访团，是两岸开放之后第一个大陆新闻界赴台采访的团队。这一次在台湾8天7夜的采访，是我从事新闻工作之后最奇特的一次职业经历。尽管隔绝多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方式存在种种差异，但当你听到轻柔亲切的台湾“国语”，见到既熟悉又陌生的繁体汉字时，仍不免在心中跳出“中国”的意念。在台湾采访期间，一路上受到不少同胞的关怀，同行的关照，我们被采访的次数远远多过采访，全体团员都成为岛内媒体追逐的热门对象。而与此同时，据我个人粗略统计，从下飞机到离开台湾，我们竟然遭遇多达100多次不同诉求团体和个人不同形式的抗议或请愿，在台中甚至长时间被围堵在餐馆里出不来，据说有关当局最后竟不得不找当地黑社会出手解围。这让我们也因此充分感受了当时台湾社会的真实状态。

回顾这一次的采访经历，很多感受已在两岸形势此长彼消中渐渐淡漠，但当时台湾不少同胞面对我们言必称“台湾经验”的那种优越感，至今难以忘怀。

2012年12月10日到19日，在时隔20年后，我随大陆中央媒体访问团再次赴台，遍访南北台湾各地，第一次赴台没有去过的地方如台南、阿里山等地，这次也有机会弥补，而且没有岛内媒体追逐，又没有采访任务，自然换了一种心情。自1987年两岸开放交流，20多年时移势易，虽然台北、高雄多了不少摩天大楼，但与大陆比较，岛内基础设施变化不大。

这次赴台湾，访问频次最高的是媒体，细数起来，参访了岛内南北各地各类媒体近20个。随着近年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竞争加剧，岛内媒体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年的强势媒体如《中国时报》、《联合报》及中视、华视、中广等，多数所有权都已更迭，实力也已远逊当初。但同时也因为要适应生存发展需要，这些仍活跃在台湾社会的媒体，普遍加快了融合转型的速度。我的感受是，正是

由于台湾媒体竞争比大陆更为激烈，因此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步伐也更快，在这一点上，值得大陆媒体学习借鉴。

与92年那次赴台湾比较，台湾社会似乎平静了许多，从北到南，即使是在南部基层，也始终没有见到任何的政治喧嚣。我们所接触的政商各界及媒体人士，其中不乏深绿色彩的同胞，尽管政治立场不同，他们对大陆现状的了解程度却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沟通交流也多了几分默契。这与当年相互之间的陌生隔膜，可以说有了天壤之别。近年来台湾经济因其外向型特点，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也有相当程度的衰退，这种情形，从当下台湾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费用的行情即能让我们略见一斑。如曾经在台湾盛极一时的古装电视剧，收视率大幅下滑，不仅拍摄数量少得可怜，而且每集投入经费甚至不及大陆同类产品的零头，也因此引进大陆剧提高收视率成为时下台湾电视机构的不二法门。这种景象实在出乎我的意料。而台湾的广播，更因受到政权更替、频率规划整合等因素影响，进入了裂变时代。以当年岛内最大的广播机构“中广”公司为例，作为曾经的国民党党产，在民进党执政期间资产重组、频率分割，所有权至今尚未确定，因此昔日风光不再，业务活动基本局限在岛内，经营范围和规模也大幅缩水。

时光荏苒，20年后再次访台，两岸间政经社会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真可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今天的大陆，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迅猛，不仅已建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成为台湾经济深度依存的市场。当年让台湾同胞引以为傲的“台湾经验”，如今仿佛已成“明日黄花”，鲜有人再提及。而大陆游客遍布全岛的熙攘景象，则渐渐成为台湾民众见怪不怪的常态。他们对台湾经济的贡献，正变得日趋显要。虽然台湾同胞中仍有一些人对大陆游客的行为举止颇有微词，但早前那种蔑视轻慢已悄然消退。在我们从高雄到花莲的途中，路边休息站的茶馆里正在播放央视的“中国新闻”。与老板闲聊时，他居然能认出我们之中一位在电视屏幕上曝光率较高的团友，说是在大陆电视新闻中见过他。说话间茶馆老板脸上柔和的笑容，透露得是真诚和自然。想起当年我第一次赴台湾在高雄港见到的“谨防共匪”的大字标语，这种反差给我的感觉不可谓不强烈。近来更有网友在网上热议“淘宝统一中国”的话题，一些商家将台湾纳入“全国包邮”，方便岛内消费者，不仅在台湾网友中引发讨论，也吸引不少大陆网友响应，听来不禁唏嘘。

光阴似箭，我从事广播工作已32年，而其中大半时间与对台湾广播相伴。我个人的职业生涯已进入尾声，而对台湾广播这项特殊的事业，却在它60岁生日时仍方兴未艾，充满勃勃生机。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在祖国统一的大道上熠熠生辉，终成正果。

难以割舍的情怀

吴志高

不觉间退休已经整整20个年头，耄耋之年迎来了对台湾广播开办60周年，许多往事不禁涌上心头。我自50多年前踏上对台广播这个岗位，几乎把全部人生都用在了这一难以割舍的事业上，回首往事，百感交集。

广播生涯的第一课

我是1962年9月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调到台播部的。我早就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个对台湾广播部，那是个很神秘的部门。新闻系的一位副主任鲁西良就曾在那儿当过主任，还有系里的党总支书记孙厥也在台播部工作过。他们告诉我，台播部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建立的，是为解放台湾服务的，当初的业务人员都是从各大行政区精心挑选的老新闻工作者。还说，你能去那儿工作是组织的信任。

9月12日上午，我去台播部报到。同我谈话的谭天铎主任和李志光副主任向我介绍了事情的原委：1962年以来，台湾蒋介石集团乘我面临暂时经济困难之机，在美国人支持下，大肆叫嚣要反攻大陆，还不断窜犯我东南沿海。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决定加强对台湾的广播攻势，扩充台播部人员，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调到台播部的。谈话时，两位领导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要甘当“无名英雄”，要一辈子甘于默默无闻，要有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而无私奉献的思想准备。我就这样踏进了对台湾广播部的大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始终牢记着领导的这一嘱托，和同事们一起，兢兢业业地埋头工作。

当初台播部对外是保密的，书信往来没有具体通讯地址，一律用“北京2105信箱”；新闻报道也从不署名，一律用“本台消息”或“本台记者报道”。从1954年8月15日开播，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30多年里，一直是这样做的。所以，许多老记者、老编辑在这个岗位上奋斗了大半生，采访、制作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好作品，但是直到年老退休，也没人知晓他们的名字，我只不过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已。甘于寂寞、勇于奉献，这就是“老台播”的风格，也是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努力做合格的广播人

我刚到台播部时被分到新闻组，担当《伟大祖国》栏目编辑兼值新闻班发

稿录音。许多老同事给予我热情指导和帮助，在他们的关照下，我虚心学，努力做，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差不多每天晚上和星期天都是在办公室度过的。部里的其他年轻人也大都如此，每天晚上办公室的电灯总是要亮到深夜。

领导和同事们告诉我，当务之急是尽快掌握广播特点。组长苏新在审批我编写的第一篇稿件上批道“要注意通俗化、口语化”。还说，广播是给人家听的，要让听众听得懂、乐意听。一次在录制晚间新闻时，我向夏青请教如何能尽快熟悉广播特点。他说，广播同报纸杂志的最大不同就是“以耳代目”，所以你就得千方百计在“听”字上下工夫。写广播稿，做节目，始终想着是给人家听的。要人家听得懂，首先得自己明白。夏青平素话不多，但是对年轻人的求教，总是不厌其烦地和你交流。有一回他对我说，你编写的广播稿太书面化，读起来不上口。比如“但是”写成“但”；“并且”写成“并”；“因为”写成“因”等等，还说这是新闻系毕业生的通病。老同事的这些帮助和教诲，无疑是对我的激励和鞭策。为了把握广播以耳代目的特点，我常常对稿子进行反复修改；对组长、主任审批、修改过的稿件，我都一处处仔细琢磨，一点一滴的体会，使我在工作伊始便能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行。

那时的广播技术手段还十分落后，日常节目基本上是靠播音员口播。外出采访录音得请录音科外出队的技术员协助。使用的录音机多是苏联、东德的老旧机子，又大又重，10多斤的大家伙，背在肩上很吃力，有的还得边录边手摇上弦。为了学会录音机的使用技术，我主动到录音科登门求教，罗忠贞、李时恩、秦道炎等技术员都是有求必应的老师。就是靠着这份勤奋，我慢慢地上了路。从1962年进台到文革前夕，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我边学边做，越干越有兴趣，越干越有信心。采访、制作了不少具有对台广播特色、受到领导和同事好评的节目。其中一些节目的采制过程至今仍历历在目。

1963年春节前夕，部里决定制作一档特别节目，专门表现3年经济困难之后首都人民喜迎佳节的欢乐景象。并且指定我和陈克信、周鸿度来完成。我们经过商量，确定从“吃”入手。采访北京具有代表性的几家饭店餐厅，表现市场供应充足，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氛围。节目定名为《地方风味五彩缤纷》，形式为录音特写，手法是以现场采录为主，辅以具有民族特色的背景音乐烘托气氛。我们用一周时间，采访了四川饭店、曲园湘菜馆、新疆餐厅、华侨酒家和民族饭店；采访了维吾尔族同胞欢乐的古尔邦节聚餐、老工人一家的喜庆婚宴、川剧名伶的席间演唱、老厨师的从业感受、旅外侨胞的回国观感……。内容相当丰富，几经筛选，反复制作修改，终于完成了这档为时40分钟的特别节目。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特别邀请了齐越、潘捷两位著名播音员进行解说串联，又为节目增添了浓厚的人情味和感染力。该节目不仅得到了领导的肯定，节目播出后，中国新闻社、国

际电台还分别把文字稿和录音作为通稿向世界各地转发。

1964年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我又尝试做了一档配乐广播节目《富饶美丽的富春江》。当时我收到浙江王俊先生寄来的一篇描绘富春江美景的散文，笔者以见闻方式畅谈了秋游富春江的感受。他用诗画般的语言描绘了富春江的美、富春江的富、富春江的往昔、富春江的今日；他写了江上的夜、夜空的月、月下的游人、飘香的美酒、伴酒的鲈鱼，还特别描绘了两岸农民的新生活。文章颇具感染力，我觉得这是一篇能引起去台江浙老乡怀乡思亲的好文章，于是把它改编成广播稿，并且找了善于抒情的播音员潘捷来播音。听着她那充满深情的播音，让人觉得比看文章更打动人。潘捷说，她播着播着也为文中的意境所吸引，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她说，这样好的题材能不能把它制作成配乐广播？听了她的建议，我便尝试着制作配乐广播。

为了做好从事广播工作以来的第一个配乐节目，我多次向音乐编辑求教，精心挑选乐曲，反复制作、修改，中秋节的前一天终于经领导审听通过，并于中秋之夜顺利播出。当晚我来到重播室，想现场体验一下播出效果。随着播放机的转动，一曲江南丝竹演奏的《春江花月夜》缓缓响起，伴随乐曲的起伏，潘捷那极富磁性的声音渐渐展开，把人带入了富饶美丽的江南鱼米之乡——富春江。这个中秋之夜对于我来说，是个不平常的夜晚，它标志着我在广播业务上又有了长进。我打内心里感激身边那些帮助过我的朋友。这个节目同样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好评，并被对外广播的许多语言组采用，还入选了国际广播电台出版的1949—1979《优秀节目选编》。评价这一节目的编者按语写道：这篇稿子只有一千二百字，写得十分简练而且有特色。用《春江花月夜》乐曲作衬是吸引人的，加上优美的描写，可谓声情并茂。

采编中的趣闻轶事

在日常工作中，同事们常常提醒我：对台广播面对的是一群特殊的对象，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故土和亲人在大陆，所以怀乡思亲、关注大陆情况是他们的普遍心结，我们的广播要多讲他们熟悉的人和事。要多采访他们的亲朋故旧和知名人士，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和方式讲话。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多讲事实，少说空话。这些话成为我工作中时刻不忘的准则。

在担任新闻和专题节目编辑时，部里指定我负责联系全国政协和各个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名人专家聚集的中国文联、中国科学院。那段时间我访问了许多去台人员熟知的知名人物，其中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政府要员；有中外闻名的作家、艺术家、演员；有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学者、教授；有资本雄厚的工商界老板大亨；有起义归来的蒋军飞行员和军政界人士等等。光是1964年春节期间

我就采访了30多位相关人士，节目播出历时一个多月。对这些人士的采访中，我不仅得到了他们的协助和支持，还学到了许多书本上难以学到的东西，有些经历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一天上午我应约去东单干面胡同，采访从英国归来的著名红学家吴世昌教授。我到他家时，他正在书房看报，我看到书房里到处放满了书，书柜里整齐排列的一套精装大部头引起了我的兴趣。吴先生说这套13册的《牛津大字典》，是他离开任教多年的牛津大学时学生们送他的礼物。说起他在国外的学术研究，吴教授不无自豪地说，学生们对中国文化充满了兴趣，他每次讲授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课后找他求教的也很多。他问我读没读过《红楼梦》，还说，《红楼梦》不仅是一部文学著作，更是一部研究中国文化的知识宝库。要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研究中国文化，了解民风民俗……不能不读《红楼梦》。还说当编辑做文字工作的更应该读，而且要熟读。听了他的话让我无比汗颜，因为我只在大学上古典文学课时，走马观花似地看过一遍。对此书的了解也许还不如吴教授的英国学生。

对末代皇帝溥仪的采访，是我记者生涯中一次有趣的经历。那是1964年国庆节前夕，为了办好新中国建立15周年特别节目，部领导决定让我采访、组录一批成绩卓著的，能体现新社会巨大变化的，具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和杰出人物。前者有世界冠军庄则栋、邱钟惠、陈镜开，青年演员杨秋玲、白淑湘，农民水稻专家陈永康，工人发明家倪志福等；而后者则主要是民主党派中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人士，有著名科学家、学者杨钟健、朱光潜、费孝通、赵九章，作家巴金、曹禺，工商界人士胡厥文、荣毅仁、王光英等。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名单中竟包括前几年被特赦释放的末代皇帝溥仪，部组领导特别叮嘱说，这是中央统战部推荐的，意在体现我党政策的巨大威力和宽广胸怀，一定要采访好。

当时我内心是不怎么痛快的，因为30年前我一出生就在这位“满洲国”皇帝的统治下当了亡国奴。从小吃了不少苦，上小学时每天早晨都得背诵皇帝陛下颁布的“诏书”和“国民训”，背错了就得挨板子、罚跪……所以一想起当年的遭遇就有气，当然对溥仪也就不会有什么好感。但是气归气，采访还得进行。当我在政协文史馆见到溥仪的时候，面对眼前这个戴着眼镜、略显清瘦、待人和气的老先生，怎么也和欺压百姓的伪满皇帝联系不到一起。交谈中，他向我讲述了共产党对他的改造和教育，反省了日伪时期为虎作伥的罪过，畅谈了特赦之后的新生活。他说，活了大半生，曾经享受过三宫六院、吆五喝六的日子，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快乐过，轻松过，还是当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好。他感谢共产党把他从皇帝改造成公民。他还告诉我，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关怀下他结了婚，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并邀我去他的新家做客。

为了深入采访，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去了溥仪位于西城区东观音寺胡同一个安静四合院的新居。我去时，他正在院子里和孩子们追逐玩耍。他夫人李淑贤说，老溥特别喜欢孩子，只要同孩子们玩起来，他就成了老顽童。只要他在家，院子里的孩子总是围着他爷爷长、爷爷短地叫个不停。老溥说，他们是前年“五一”结的婚，夫人是一位护士，很贤惠。他还拿出结婚证书给我看。他不无感慨地说：有了家真幸福！对溥仪的采访最后以《从末代皇帝到共和国公民》为题顺利播出。这次采访给了我很大震撼，使我真切感受到共产党的宽广胸怀和党的政策的无比感召力，它不仅让一个罪人低头认罪，还能使他获得新生。通过这次采访我结识了溥仪，后来他送了我一本他写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读了它使我对溥仪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

采访一些从台湾起义归来的人士，让我从中受到许多启发。1963年驾机起义的蒋军空军上尉徐廷泽告诉我们，他在飞行训练时常常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熟记了广播中反复说明的驾机起义的联络方式及路线，他就是按照电台的指引顺利归来的。他的话使我们看到了广播的成效，从而深受鼓舞。

1964年起义归来的台湾射击运动员马晴山也是收听对台广播的常客。由于思乡心切，他趁去东京参加奥运会之机，脱团回到了大陆。采访时他告诉我，他是冒着很大风险出逃的。当时为了摆脱国民党特工的搜捕，他在华侨朋友掩护下，坐着汽车在东京城里绕来绕去，每天都是胆战心惊的。还说，他能下决心回到大陆，真要感谢中央电台的对台广播，如果他对共产党的政策一无所知，无论如何也不会冒这么大风险的。马晴山的智慧和勇气令我十分钦佩，打那以后我曾多次采访过他，成为很熟的朋友。

“文革”中采访起义归来的台湾外事人员宋伟斌，更是一次奇特的经历。那是1973年的3月，一天晚饭后，台长顾文华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外交部有一项特殊的涉台任务要电台协助，台里决定由你来完成。他让我马上去外交部美大司接受任务。到了那里，吴凡吾司长告诉我：台湾驻悉尼代表处的一名叫宋伟斌的商务专员，趁回台湾述职之机，携家人取道香港起义归来，现已抵深圳。我的任务是以“外交部官员”名义去广州把一家人平安接到北京，同时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老家在哪里，有什么亲人；有什么打算和要求；有哪些困难和疑虑等。此行任务并不复杂。

第二天傍晚，我在广州迎宾馆见到了宋伟斌一家，他夫人一身洋装极时尚，一儿一女很可爱，只是有些拘谨，似乎对眼前的陌生环境很不适应。宋先生急切想去北京，向我打听怎样安排他一家，他能否在外交部门工作，北京的住房好不好买，孩子上学是不是有好学校……我陪同他们去友谊商店购物时，他特地买了棉大衣、胶鞋、卡叽布裤子，说是准备下放劳动时穿。看来他们对未来还有许多